

三彩风·文苑

花容与落英

□吴圣刚

春天的气息和身影一浮现,大地和世界就有了感知。

对春最敏感者,应该是花草和姑娘。

花是春的使者和宠儿,花为悦己者容,为知己者芳。春似乎深知花的心,总是在花的期待中如期来到。花儿对春的反应和迎接清新、娇艳、深情、热烈。

凌寒怒放的梅花,最先向春舒眉含笑,不事张扬地吐露馥郁的馨香。玉兰高雅脱俗,花蕾酝酿已久,绽放十分灿烂,宛若花之仙子,展开晶莹的花衣,裙带飞舞,意欲飞天。杨柳是寻常人家的女子,以亲吻表示自己的热情,然后在春之声中以曼妙的身姿与春天起舞。桃和杏最为人熟知,也是对春最多情者,“满园春色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”。桃花与杏花虽然粉艳、娇媚,但她们的妙处在于孕育了春的果实,仙桃和金杏的馥郁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。梨花被春一夜引来,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樱是外来的女子,与本土樱不期而遇,各展风姿。还有金钟、紫荆、茶、槐、桐、月季、蔷薇等,皆为春守约,都为春痴情……

花儿毫无疑问是春最生动、最感人的表达,所以,花前月下,人们总是对春产生丰富的阐释、无限的遐想。在朱自清的眼中,春是匆匆的;《红楼梦》中有探春、迎春、惜春,黛玉还举行了一个葬花仪式。自古以来,文人骚客都在慨叹春光易逝,花容易销,但又无计将其挽留。

其实,花开花谢都是一种奇妙的意境,让人感动。春有情,花儿有意,花儿被春送来,也被春带去。当花儿完成了与春以及有情人的约会后,便带着对大地的眷恋深情谢幕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花儿的灵魂飞舞、升腾起来,乱红如雨,如梦如幻,春天得到升华,谢幕无比灿烂!

能对春进行生动阐释的,不仅仅是自然界的花儿,还有人间的风光。少女与花儿一样,都是春的宠儿。少女对春有着更丰富的意蕴,也有更充分的表达。

春风拂面,姑娘们脱下棉衣套装,装扮得花枝招展,娥眉粉黛尽施,花容月貌皆展,修颈垂碧玉,皓腕凝霜雪,裙裾款款舞,娇步迟迟归。

赏花玩景是姑娘们最钟情的事情。天碧日朗时,成群结队的如花女郎,徜徉于花木中,青春气息弥漫,扑面而来的是张张灿烂的笑靥,暗香浮动,沁人心脾。

偶遇春雨绵绵,姑娘们撑起各色花雨伞,在细雨中接受浸润与洗礼。雨伞在广场、楼宇间、行人道上流动,犹如平地冒出的花菇,又如水面上的鲜荷。斜织的雨丝打在伞面上,溅起颗颗水珠,有一种雨打芭蕉的韵味,亦有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和谐。在伞阵中穿行,犹如进入江南的雨巷,透过伞衣,一个个曼妙的身姿在舞蹈,一张张笑脸在绽放,温润、水灵得恰似梨花带雨,颇有江南女子的风韵;亦是“桃红复含宿雨,柳绿更带朝烟”,实为春的靓丽风景。

青春和花容,是女孩子最宝贵的珍藏。春是诗情画意,花容是风景,落英是记忆。

风景是美丽的,记忆是难忘的!



(资料图片)

窗外一缕春柳绿

□陈树庆

转眼间,寒气初减,大地复苏,天气渐渐暖和起来。暖暖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落在房间里,肆意地照在身上,让人心情一下子舒畅起来。

我走到窗前向外望去,猛然发现办公楼前那两棵垂柳已悄然吐出新绿,还泛着蛋黄色,一条条轻垂的柳条在微风的吹动下摇曳着,来得那么自然、优美。

在春天里,杨柳是极具诗情的。在乡村的小河边、土路旁、房前屋后,嫩绿的枝条迎风飘舞,几天前还是暗褐色的枝条,仿佛在不经意间变得浅黄鲜嫩起来,浅绿色的柳芽儿一个个露出半个脸儿,让人爱怜到不敢触碰。柳条像无边的绸带,舞成了一幅翠绿的画。

凝视着随风飘舞的柳条,迷离了眼睛,氤氲了思绪。取一段圆润的柳条,选自己中意的一截,然后轻轻地拧,柳条翠绿的外皮在随着手指慢慢地旋转,手指间接收着柳条的外衣和身体剥离的气息,感觉外皮与木芯慢慢分离了,用牙咬住一端,缓缓抽出其中洁白的木芯,一个嫩绿翠薄的柳皮筒就在手上了,嘴巴里留下树皮滑滑的黏液和苦涩的味道。捏扁柳皮管的一端,刮去约一厘米的青皮,露出鹅黄的内皮,含在嘴里使劲吹,清脆悠扬的柳笛声便响起来。三月的柳笛,便如柔美的柳丝绿在我记忆的春天里。

柳色如烟,犹如亲友间缱绻的柔情,加之“柳”与“留”谐音,历代诸多诗赋、词曲中,文人骚客把柳树当作情感的寄托和负载,李商隐《离亭赋得折杨柳》:“为报行人休尽折,半留相送半迎归”;施肩吾《折柳枝》:“伤见路边杨柳春,一重折尽一重新;今年还折去年处,不送去年离别人”。东晋诗人陶渊明平生最爱植柳,他在自家门前亲手种了五棵柳树,后来便索性自称为“五柳先生”,以柳的性情自比。

可见,柳树不仅以物质形态给人们带来种种好处,还以其轻盈的体态给人以美感,以外柔内刚的性格给人以启迪。它有顽强的生命力,无论插在哪里,都能扎根生长,织就一片绿荫。

在柳笛声中长大的我,每每见到剪剪斜斜漫卷如丝的细柳时,便格外想念家乡的垂柳。它们为我的人生道路暗示了行进的方向,同时深深地融入了我的生命和记忆。在这个春天里,我将再次回故乡,轻轻折下一枝绿柳,让快乐和希望随笛声中放飞。

细剪菱蒿点韭黄

□钟芳

我很喜欢苏轼的这首《惠崇春江晚景》: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菱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那股子色香味,从纸页间流露出来,让人垂涎欲滴了。

菱蒿为菊科植物,又名芦蒿、藜蒿、水蒿、柳叶蒿,它碧绿青翠,味道鲜美,是野菜中的佳品。因它初萌于严冬,繁茂于早春,让人聆听到了春天的脚步,所以撩动了许多文人墨客的情丝,诞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咏菱蒿诗篇。

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·小雅·出车》中,就有“春日迟迟,卉木萋萋,仓庚喈喈,采芣苢”的诗句,描绘的就是在融融春景中,花草生机勃勃,各种农作物都长得很好。

元代耶律楚材写道:“昨朝春日偶然忘,试作春盘我一尝。木案初开银线乱,砂瓶煮熟藕丝长。匀和豌豆揉葱白,细剪菱蒿点韭黄。也与何曾同是饱,区区何必待膏粱。”他把菱蒿之美描写到了极致,给人带来无尽的春意。

菱蒿是春蔬之上品,古人常将菱蒿与河豚相提并论,清诗人朱彝尊《鸳鸯湖棹歌》:“鸭馄饨小漉微盐,雪后垆头酒价廉。听说河豚新入市,菱蒿荻笋急须拈。”元代乔吉《渔父词》:“菱蒿香脆芦芽短,烂煮河豚。”这些都是清新自然、朗朗上口的佳作,道出了菱蒿鲜嫩无比,吃来满口都是令人忘怀的清香之感。

南宋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中写道:“旧客江西林谷梅山房书院,春时多食菱蒿,嫩茎去叶汤焯,用油、盐、苦酒沃之为茹,或加以肉,香脆,良可爱。后归京,春辄思之。”菱蒿清鲜,脆嫩,成了漂泊在外游子的思乡菜。正是那股撩拨人的菱蒿味,让你眼前总是晃动着河堤岸上那一丛丛青绿,那是清香脉脉的田园故土的气息,是饱含江南烟雨味的乡愁。

三国东吴陆机对菱蒿情有独钟,在建邺府邸吃过芦蒿后便终身不忘,后随其父亲陆抗转战各地,依然怀念着故乡的菱蒿。

陆游《戏咏山家食品》:“牛乳拌酥淪茗芽,蜂房分蜜渍棕花。旧知石芥真尤物,晚得菱蒿又一家。”清人马曰瑄亦作诗写《菱蒿》:“厥蒿二月生,细白美盈寸。登岸点吴酸,携筐采下饌。河豚愁腊毒,得此可不论。珍重下箸时,佐我桃花飴。”

“野有蔓草。零露漙兮。有美一人,清扬婉兮。”春风和煦,挑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,去野外采菱蒿,满目的翠色欲滴,深深地吸一口气,一鼻子的清香,让人乐而忘返。